



【续音】

戏曲，是江南文化的一个瑰宝，承载着水乡千年的悲欢与诗意，尤其是越剧的唱腔，婉转如流水，一声吴侬软语，便能将人拉进烟雨迷蒙的江南梦境。

时代的潮水冲刷着传统艺术的堤岸，传统戏曲的生存空间被一再挤压。资源错配、创作脱离群众、基层人才生存艰难——是行业共通的难题。

于嘉兴而言，也面临着鲜有国有专业院团、民营剧团举步维艰、人才断层的困境。不禁思考：嘉兴，如何更有“戏”？

向下延伸，让戏曲有“根”。

“为观众写戏、为剧团写戏、为演员写戏。”吕建华反复提及顾锡东的这句箴言。在他看来，戏曲振兴必须“向下”而非“向上”，扎根乡村、面向老百姓。“乡村振兴不能是文化的沙漠，老百姓喜欢看戏，这是骨子里的东西。”

严旻操则提起茅威涛的话：“不是越剧没人看，而是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作品给今天的观众看。”

真正的传承，是让它活在当下、活在人民中间。创作者要走出书斋，深入群众，写老百姓喜闻乐见的、带着泥土芬芳的时代作品。

今年初，全省开展“浙里有戏”2026新春文化惠民欢乐汇活动，旨在为全民营造“人人有戏、处处可戏”的浓郁氛围，展示浙江戏曲的多元魅力。

活动期间，嘉兴以一场场接地气、冒热气的演出，将戏曲的种子撒向城乡沃土。春节前后，全市累计完成演出240场，其中基层演出达224场，覆盖人群15万人次；配套的戏曲市集更是人头攒动，累计吸引线下客流4.2万人次。

嘉兴市文广旅局相关人员透露，3月20日，全省戏曲精彩展演将在嘉兴举行。届时，来自浙江各地的18个剧种将同台竞艳，各展风华。值得期待的是，代表嘉兴戏曲的《桃李传奇》选段也将在这个舞台上展演。

拥抱年轻，让戏曲出“新”。

戏曲是“角儿”的艺术，没有人才便出不了好戏，而“小百花”精神，就是以年轻靓丽的演员和优秀的创新剧目相呼应，百花齐放、守正创新。“我们更希望的是，像胡志华这样的年轻范懿、像张羽萌这样的年轻西施去演《桃李传奇》，那对年轻人来说触动更大。”严旻操道出了心声。

令人欣慰的是，年轻的种子已然萌芽。王建丽告诉记者：“这几年参赛的孩子也很多，嘉兴五县（市）两区去年有近100人参加‘小梅花’比赛。这些孩子以后或是戏曲人才，或是戏曲观众。”通过“小金荷”“小金桂”“小梅花”，嘉兴培养了一拨又一拨新人。如今有些“小花”已经长大，青年一代的崛起更让人看到嘉兴戏曲的未来。

台上有“新角”，台下也要有“新粉”。戏曲“破圈”的核心在于解决传统艺术形式与当代生活方式之间的“时差”，从“舞台艺术”转向“沉浸式体验”，从“单向输送”转向“生态系统链接”。唯有台上与台下共同成长，戏曲的春天才能真正到来。

政策扶持，为戏曲搭“桥”。

今年2月，中宣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《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》，涉及院团发展、剧目创作、人才队伍、保护传承等七大方面。

顶层设计已然明确，关键在于如何落地。

对于民营剧团而言，仅靠情怀难以为继。嘉兴市文广旅局工作人员坦言，目前对“小百花”的扶持思路主要有三：一是通过文艺精品扶持项目给予经费支持；二是通过送戏下乡等政府采购服务，让其参与演出获得资金滚动；三是在人才上支持，例如文化馆的越剧专业干部可以参与剧团活动。

2025年，嘉兴市文广旅局相关人员在答复人大代表建议时提出，加大扶持，激发演艺市场主体活力。对标省内其他地区扶持政策，在资金支持上参考兄弟地市设立专项奖补资金的普遍做法，更注重建立“基础补贴+绩效奖励”的动态支持机制，对大型营业性演出单场观众规模达到2万人次以上的，给予50万元奖励；对演艺新空间年票房收入150万元以上的，给予10%票房收入补贴。该政策已纳入《嘉兴市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》。

传统戏曲振兴，从来不是要把博物馆里的老物件擦亮，而是要让它当下的生活中重新发芽。守其根，方能不失魂魄，开其新，方能走进人心。嘉兴戏曲，正以扎根泥土的笃定与拥抱时代的勇气，在婉转越音中，唱响一曲属于今天也属于未来的江南新韵。



第二十六届“全国少儿戏曲小梅花”金花获得者胡婧旋

断弦与续音 当「嘉兴小百花」重组后

■ 记者 许金艳 吴梦诗 图片来源：记者 田建明 本报资料库

3月8日的演出，便是这个“嘉兴本土版”的成熟亮相。它不再依赖外来的“星光”，而是由本土艺术家的生命经验与文化乡愁来灌注角色。这场演出，不仅是一场表演，也像是在向外界宣告：嘉兴的故事，嘉兴的人，自己能够立起来、传下去。高承芳对此的理解朴素而深刻：“我们这一版是‘老百花’了，但嘉兴本土的演员，必须能接下这部戏。”

《桃李传奇》导演、嘉兴市戏曲家协会主席严旻操将“嘉兴小百花”的探索比喻为“两条腿走路”：一条腿是探索创新，吸引关注；另一条腿是传承根脉，稳固根基。

但“两条腿走路”的代价是沉重的。吕建华透露，为了这部戏的精良制作——比如请来浙江小百花的金牌服装设计师蓝玲为主角打造服装造型，请来浙江小百花的名牌作曲陈国良为作品编曲，还有道具布景制作、场地排练、演出费等，这些开支都还挂在账上。几乎所有演职人员都是低报酬甚至零报酬参与，用业内的话说，是“用爱发电”。

比经济债务更深远的是“人才之债”。台上主力平均年龄偏大，青年力量依然稀缺。像胡志华、张羽萌等优秀的青年演员，只是“特邀”，他们并不属于“嘉兴小百花”。“一个剧团想走得远，必须有接班人。”胡志华的活点出了核心挑战。严旻操则呼吁更“精准化的扶持”，希望能在作品成熟时得到关键助力，并探索建立更稳定的人才培养机制。

当《桃李传奇》的探索在舞台上交织呈现时，我们看到的，不只是一部戏的两种排法，更是一座城市对其戏曲文化当代出路的深刻思考。“青春特邀版”如同远航的帆，探索了新的海域；“嘉兴本土版”则像压舱的巨石，让这艘文化的航船，得以在故乡的港湾稳稳停泊，并获得继续前行的力量。

李传奇看了两遍。

尽管土壤贫瘠，但像吕建华一样的戏曲人从未放弃坚守。在民间，红船越剧团、懿芳艺术团等团体如星火般延续着群众对戏曲的热爱。

筹经费、找演员、编剧目……在日复一日地四处奔走之下，那些散落各处的戏迷、老将、新秀，因同一个念想重新聚拢。2024年，顾锡东诞辰100周年，嘉兴市戏曲家们自发成立民营剧团——嘉兴市小百花越剧团。吕建华说：“不疯魔，不成活。”剧团里的55位演职员，每一位都是戏剧的“痴人”。演员中，有从专业剧团走出的老将，有数十年活跃在舞台上的资深票友。他们因为同一个梦想聚在一起：让嘉兴越剧重新站起来。

“这个剧团，必定和嘉兴未来的戏曲有关。”“嘉兴小百花”从来不是孤军奋战。

严旻操向记者介绍，2026年新春，“浙里有戏”嘉兴的精品演出共有10场，除了《桃李传奇》，还有海宁皮影戏《孙悟空大战牛魔王》、原创多剧种实验戏曲《白蛇新传》等8个剧目。

在这一系列活动中，还有出彩的嘉兴人和事：茅威涛的原创新戏《苏东坡》在杭州首演并随之展开全国巡演；海宁皮影戏剧团亮相浙江戏曲精彩晚会；嘉善、桐乡少儿戏曲更是走进了央视戏曲春晚……

“尽管嘉兴仍是浙江省仅有的三个没有专业戏剧院团的地级市之一，但民间戏曲的活力被充分激发，在传承经典与创新表达的平衡中，走出了一条独具嘉兴特色的发展之路。”

从《桃李传奇》的破土而出，到海宁皮影戏的薪火相传；从桐乡花鼓戏的创新实验，到嘉善田歌的戏曲化改编，嘉兴戏曲正以一种静水深流的方式，在多个剧种、多个层面悄然复兴。



《桃李传奇》首演

于是，一个由胡志华、张羽萌等青年演员挑梁组成的“青春特邀版”应运而生。胡志华的老家是越剧的故乡嵊州，他原在浙江传媒学院桐乡校区读书，出演的原创剧目《待春归》曾登上乌镇戏剧节舞台。今年大年初二，他主演的《桃李传奇·定情》登上浙江卫视戏曲春晚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。

对于“嘉兴小百花”而言，一部以嘉兴独一无二文化符号“桃李”为魂、讲述吴越根脉故事的戏，其终极归宿必须深扎于嘉兴的土壤。“这是一部彻底的原创新剧，嘉兴的题材、嘉兴的剧本、嘉兴的演员及在嘉兴演出。”

因此，与“青春特邀版”几乎同步，另一条排演线也在推进。王建丽、高承芳等一批原嘉兴越剧团的老将，以及本土的中坚力量被召集起来。对他们许多人来说，这更是一次时隔20余年的“归队”。在2003年市级专业越剧团解散后，这支力量便星散各处。高承芳回忆，当“嘉兴小百花”开始发出邀约时，她是拒绝的，重新穿上戏服，是对体能和嗓音的巨大考验。最终，对越剧的热爱，让她选择重新站上舞台。王建丽则感慨，看到台下有年轻观众特意前来，直言“嘉兴的好戏太少了”，心中百感交集。

便，早早带来了四方声腔，让海盐腔、昆曲、越剧、京剧在此交汇融合。运河两岸的码头、茶馆、戏台，共同构筑起鲜活的民间戏曲生态。“从戏曲理论大家王国维、南戏研究泰斗钱南扬，到戏剧大师顾锡东、越剧领军人物茅威涛，嘉兴走出了一批影响中国戏曲发展的重要人物，嘉兴越剧更是曾被誉‘浙北一面红旗’。”吕建华回忆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嘉兴曾有7个市本级剧团、13个县级剧团，涵盖京剧、越剧、湖剧、杂技等多个剧种，甚至还诞生过昆曲的“兴工”一派。

然而，时代的潮水不会为谁停留。当电视飞入寻常百姓家，电影院里人头攒动，曾经热闹的戏台前，座位渐渐稀疏。传统戏剧，这个滋养了几代人的艺术形式，在光影的冲击下，悄然退潮。2003年，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大潮中，嘉兴地区越剧团率先解散。海宁越剧团尽管凭借深厚底子苦苦支撑，也难逃整个行业的寒冬。人才流失、观众锐减、演出市场萎缩，成了所有基层剧团共同的困境。嘉兴戏曲，从曾经的繁花似锦，骤然进入发展断层。

“解散一个团很简单，但要重新组建一个团，很难。”多年后，嘉兴市文广旅局工作人员的一句感慨，道尽了体制变革背后无法衡量的文化代价。

专业院团的消失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：创作乏力、人才断层、演员老化。王建丽、高承芳等原嘉兴越剧团的优秀演员陆续退休，尽管他们仍以个人身份坚持演出，但嘉兴戏曲队伍的老龄化已成了不争的事实。令人忧心的是观众生态的固化，一方面，在嘉兴有一个陋习，似乎戏曲演出不用买票；另一方面，要看好戏需跑到外地城市去看。戏迷杨雨钦的经历就是缩影：“因为嘉兴没有戏看，我经常跑到杭州、上海、绍兴周边地区去看。”这一次，她在家乡的舞台上把《桃

农历丙午年的春风，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有越韵。

“桃李城，春又来。”3月8日，在嘉兴人民剧院内，当原创大型越剧《桃李传奇》的最后一个音符落下，台下掌声如潮。对于许多戏迷而言，这掌声里夹杂着复杂的情感：有对一部好戏的赞许，更有对台上那群“自己人”的期盼与心疼。

舞台之上，春秋吴越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，当国界桥、桃李亭、桃李五侠等嘉兴本土文化符号次第呈现时，婉转的唱腔更与厚重的江南文脉交织共鸣。

“等了20多年，终于又在家门口看到我们自己剧团的大戏了。”台上，西施的饰演者是嘉兴市戏剧家协会名誉主席王建丽，范懿则由尹派传人、原嘉兴越剧团台柱高承芳饰演。从主角到配角，这一场纯粹“嘉兴班底”的演出，是重组后的“嘉兴小百花”在“浙里有戏”新春文化惠民舞台上的再次亮相，也是《桃李传奇》创排以来的第六场正式演出。

少为人知的是，这出被视作“嘉兴小百花”的“开团大戏”，其诞生与成长，伴随着一个清晰而自觉的双重探索：一边是向外借力，以“青春特邀”的锋芒打开局面；一边是向内扎根，以“本土归根”的笃定接续血脉。

时间倒回至2025年4月，嘉兴新丰镇民丰村的“桃李草堂”前，正在进行《桃李传奇》的首次露天实景试演。这一版西施的饰演者，是由因环境式越剧《新龙门客栈》中“金镶玉”一角而声名鹊起的越剧青年演员张羽萌。到了2025年6月，《桃李传奇》在“南湖有戏”上迎来了正式首演，张羽萌身旁的“范懿”，气质儒雅，由来自浙江传媒学院的越剧研究生胡志华出演。

“我们给不起市场价的报酬，只能通过情怀和舞台来表达，请他们来支持一下。”《桃李传奇》的编剧兼艺术总监、国家一级编剧吕建华坦言。邀请这两位并非嘉兴籍的年轻演员担纲首演，是主创团队深思熟虑后的决定。

重组“嘉兴小百花”，并非简单恢复一个名称。在吕建华看来，核心是要继承戏剧大师顾锡东先生开创的“小百花精神”——其最突出的特质便是“青春”与“创新”。尽管剧团初创，经费拮据，但他们坚持要有一支青春的“先锋队”，为剧团和这部新戏杀出一条生路。



顾锡东与嘉兴地区越剧团的演员合影

要理解“嘉兴小百花”的成立和《桃李传奇》演出的意义，我们要将目光投向嘉兴戏曲更深远、更悠久的历史长河。

今天说起“小百花”，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。然而，追根溯源，“小百花”这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名字，其精神与实践最早正是在嘉兴孕育、命名的。

作为顾锡东先生的弟子，吕建华直言：“嘉兴本就是‘小百花’金字招牌的源头。当年顾老在嘉兴地区青年越剧团时期，就以年轻靓丽的演员搭配优秀创新的剧目，百花齐放、守正创新。”严旻操则告诉记者：“《五女拜寿》首演就是嘉兴地区越剧团，‘小百花’这个词也是最早用在嘉兴青年演员们的身上。”

顾锡东，这位被晚辈亲切称为“顾伯伯”的嘉兴籍剧作家，不仅是《五女拜寿》《汉宫怨》等传世经典的创作者，更是“小百花”精神的核心奠基者与命名者。2024年，顾锡东诞辰100周年，正是在嘉兴各界的期盼下，吕建华动念把嘉兴的“桃李”写成大戏。“就是想继承顾伯伯‘为观众写戏、为剧团写戏、为演员写戏’的创作传统。”

嘉兴的戏曲基因，远比“小百花”更早深植于这片水乡沃土。大运河以舟楫之

【新韵】

【断弦】